

André Maurois 著
傅雷 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人生五大問題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八四八上

章

漢譯世
界名著

人生五大問題 一冊

(28211)

Sentiments et Coutumes

每冊定價國幣陸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

André Maurois

譯述者

傅雷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喻飛生)

譯者弁言

本書論題，簡單明白，譯者毋須更贅一辭。論旨之中正和平，態度之無黨無私，與我國固有倫理學說之暗合，洵爲晚近歐美出版界中不經見之作。前三講涵蓄夫婦父子兄弟朋友諸倫之義，第四講論及政治經濟，第五講泛論人生終極目的，似爲結論性質。全書要以明智之說 (sagesse) 爲立論中心，故反復以不忘本能不涉空洞爲戒。作者更以小說家之豐富的經驗，傳記家之深沉的觀察，(按作者所著名人傳記久已膾炙人口，拜命一作尤著。)旁徵博引，剖析綦詳，申述古訓，加以復按，尤爲本書特色。是蓋現世之人本主義論，亦二十世紀之道德論也。丁此風雲變幻，舉國惶惶之秋，若本書能使頹喪之士萌芽若干希望，能爲戰鬪英雄添加些少勇氣，則譯者所費之心力，豈止販賣智識而已哉？

再本書原名「情操與習尚」(Sentiments et Coutumes)，第四講原題「技藝與都市」(Le Méier et la Cité)，似嫌暗晦，故擅爲改譯今名，冀以明白曉暢之標題，益能引起讀者之注

意云耳。

人生五大問題

二十四年七月譯者誌於上海

原序

本書包括五個演講，特意保存其演辭性質較更自然。竊欲以最具體最簡單的方式，對於若干主要問題有所闡發。人類之於配偶於家庭於國家究應如何生活，斯爲本書所欲探討之要義。顧在研求索解時，似宜於事實上將人類在種種環境中之生活狀況先加推究。孔德 (Auguste Comte) 嘗言：「理論上的明智 (sagesse théorique) 當與神妙的實際的明智 (sagesse pratique) 融會貫通；」本書即奉此旨爲圭臬。

André Maurois

目錄

譯者弁言

原序

論婚姻

..... 一

論父母與子女

..... 三七

論友誼

..... 六三

論政治機構與經濟機構

..... 九二

論幸福

..... 一一八

人生五大問題

論婚姻

在此人事劇變的時代，若將人類的行動加以觀察，便可感到一種苦悶與無能的情操。甚麼事情都好似由於羣衆犯了一樁巨大的謬誤，而這個羣衆卻是大家都參加着的，且大家都想阻止，指引這謬誤，而實際上終於莫明其妙地受着謬誤的行動的影響。普遍的失業呀，災荒呀，人權剝奪呀，公開的殺人呀，生長在前幾代的人，倒似乎已經從這些古代災禍中解放出來了。在五十年中，西方民族會避免掉這種最可悲的災禍。爲何我們這時代又要看到混亂與強暴從新擡頭呢？這悲劇的原因之一，我以爲是由於近代國家把組成纖維的基本細胞破壞了之故。

在原始的共產時代以後，一切文明社會的母細胞究竟是什麼呢？在經濟體系中，這母細胞是

耕田的人藉以糊口度日的小農莊，如果沒有了這親自喂豬養牛飼雞割麥的農人，一個國家便不能生存。美洲正是一個悲慘的例子。牠有最完美的工廠，最新式的機器，結果呢？一千三百萬的失業者。爲什麼？因爲這些太複雜的機器變得幾乎不可思議了。人的精神追隨不上牠們的動作了。

並非美國沒有農人，但牠的巨大無比的農莊不受主人支配。堆積如山的麥和棉，教人怎能猜得到這些山會一下子變得太高了呢？在小農家，是有數千年的經驗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，每一羣自給自食的農人都確知他們的需要，遇着豐年，出產賣得掉，那麼很好，可以買一件新衣，一件外套，一輛自由車。遇着歉收，那麼，身外的購買減少些，但至少得有得喫，可以活命。這一切由簡單的本能統制着的初級社會，聯合起來便形成穩重的機軸，調節着一個國家的行動。經濟本體如此，社會本體亦是如此。

一般改革家，往往想建造一種社會，使別種情操來代替家庭情操，例如國家主義，革命情操，行伍或勞工的友誼等。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距離中，家庭必改組一次。從柏拉圖到奚特（André Gide——按係現代法國名作家。）作家儘可咀咒家庭，可不能銷毀牠。短時期內，主義的攻擊把牠壓倒了。精神上卻接

着起了恐慌，和經濟恐慌一樣不可避免，而人類重複向自然的結合乞取感情，有如向土地乞取糧食一般。

凡是想統治人類的人，無論是誰，必得把簡單本能這大概念時時放在心上，牠是社會底有力的調節器。最新的世界，必須建築於饑餓、願欲、母愛等等上面，方能期以穩固。思想與行動之間的聯合最難確立。無思想的行動是非人的（按即無人性的。不近人情的。）不擔承現實底重量的思想，則常易不顧困難。牠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，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虛幻的王國。牠可以使錢幣解體；可以分散財富；可以改造風化；可以解放愛情。但現實沒有死滅得那麼快。不論是政治家或道德家，都不能把國家全部改造，正如外科醫生不能重造人身組織一樣。他們的責任，在於澄清現局，創造有利於回復健康的條件；他們都應得顧及自然律，讓耐性的、確實的、強有力的生命，把已死的細胞神祕地重行構造。在此，我們想把幾千年來，好歹使人類不至墮入瘋狂與混亂狀態的幾種制度加以研究。我們肯先從夫婦說起。

拜命有言：『可怕的是：既不能和女人一起過生活，也不能過沒有女人的生活。』從這一句話裏他已適當地提出了夫婦問題。男子既不能沒有女人而生活，那末甚麼制度纔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？是一夫一妻制麼？有史以來三千年中，人類對於結婚問題不斷的提出或擁護或反對的論據。拉勃萊（Rabelais—1483?—1553）按係法國名作家。曾把這些意見彙集起來，在巴奴越（Panurge）向邦太葛呂哀（Pantagruel）徵詢關於結婚的意見的一章中，邦太葛呂哀答道：

「——既然你擲了骰子，你已經下了命令，下了堅固的決心，那麼，再也不要多說，只去實行便是。」

「——是啊，巴奴越說，但沒有獲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前，我不願實行。」

「——我表示同意，邦太葛呂哀答道，而且我勸你這樣做。」

「——可是，巴奴越說，如果你知道最好還是保留我的現狀，不要翻什麼新花樣，我更愛不要結婚。」

「——那麼，你便不要結婚，邦太葛呂哀答道。」

「——是啊，但是，巴奴越說，這樣你要我終生孤獨沒有伴侶麼？你知道蘇羅門（Solomon）經典上說：孤獨的人是不幸的。單身的男子永遠沒有像結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種幸福。

「——那麼天啊！你結婚便是，邦太葛呂哀答道。

「——但，巴奴越說，如果病了，不能履行婚姻的義務時，我的妻，不耐煩我的憔悴，看上了別人，不但不來救我的急難，反而嘲笑我遭遇災禍（那不是更糟！）竊盜我的東西，好似我常常看到的那樣，豈不使我完了麼？

「——那麼你不要結婚便是，邦太葛呂哀回答。

「——是啊，巴奴越說，但我將永沒有嫡親的兒女，爲我希望要永永承繼我的姓氏和爵位的，爲我希望要傳給他們遺產和利益的。

「——那麼天啊！你結婚便是。邦太葛呂哀回答。」

在雪萊的時代，有如拉勃萊的時代一樣，男子極難把願欲、自由不羈的情操，和那永久的結合

——婚姻——融和一起。雪萊曾寫過：「法律自命能統御情欲底不規則的動作；牠以爲能令我們的意志抑制我們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。然而，愛情必然跟蹤着魅惑與美貌的感覺；牠受着阻抑時便死滅了；愛情真正的原素只是自由。牠與服從、嫉妒、恐懼、都是不兩立的。牠是最精純的最完滿的。沉浸在愛情中的人，是在互相信賴的而且毫無保留的平等中生活着的。」

一百年後，蕭伯訥從新提起這問題時，說如果結婚是女子所願欲的，男子卻是勉強忍受的。他的「鄧璜」(Don Juan 按係蕭氏名作之一)說：「我對女人們傾訴的話，雖然受人一致指摘，但卻造成了我的婦孺皆知的聲名。只是她們永遠回答說，如果我進行戀愛的方式是體面的，她們可以接受。我推敲爲何要有這種限制，結果我懂得：如果她有財產，我應當接受，如果她沒有，應當把我的貢獻給她，也應當歡喜她交往的人及其談吐，直到我老死，而且對於一切別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觀視。我始終爽直地回答，說我一些也不希望如此，如果女人的智慧並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，那麼她的談吐會使我厭煩，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，我亦不能預先擔保我一星期後的情操，更不必說終生了，我的提議和這些問題毫無關係，只憑着我趨向女性的天然衝動而已。」

由此可見反對結婚的人底中心論據，是因爲此種制度之目的，在於把本性易於消滅的情緒加以固定。固然，肉體的愛是和飢渴同樣的天然本能，但愛之恆久性並非本能啊。如果，對於某一個人，肉慾必需要變化，那麼，爲何要有約束終生的誓言呢？（按係指婚姻而言。）

也有些人說結婚足以減少男子的勇氣與道德的力量。吉伯林（Kipling）在「凱芝巴族的歷史」中敘述凱芝巴大尉，因爲做了好丈夫而變成壞軍官。拿破侖曾言：『多少男子的犯罪，只爲他們對於女人示弱之故！』白里安堅謂政治家永遠不應當結婚：『看事實罷，他說：爲何我能在艱難的歷程中，長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？因爲晚上，在奮鬥了一天之後，我能忘記；因爲在我身旁沒有一個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，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們底成功，或告訴我人家說我的壞話……這是孤獨者的力量。』婚姻把社會的癡狂加厚了一重障蔽，使男子變得更儒怯。

即是教會，雖然一方面贊成結婚比蓄妾好，不亦確言獨身之偉大而限令牠的傳教士們遵守麼？倫理家們不是屢言再沒有比一個哲學家結婚更可笑的事麼？即令他能擺脫情欲，可不能擺脫他的配偶。人家更謂，即令一對配偶間女子占有較高的靈智價值，上面那種推理亦還是對的，反對

結婚的人說：『一對夫婦總依着兩人中較爲庸碌的一人底水準而生活的。』

這是對於婚姻的攻擊，而且並非無力的；但事實上，數千年來，經過了多少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騷亂劇變，婚姻依舊存在，牠演化了，可沒有消滅。我們且試瞭解牠所以能久存的緣故。（註一）

生存本能，使一切人類利用他人來保障自己的舒適與安全，故要馴服這天然的自私性格，必得要一種和牠相等而相反的力量。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簡單社會中，集團生活的色彩還很強烈，游牧飄泊的本能，便是上述的那種力量。但疆土愈廣，國家愈安全，個人的自私性即愈發展。在如此悠久的歷史中，人類之能建造如此廣大如此複雜的社會，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強烈的兩種本能，即性的本能與母性的本能。必須一個社會是由小集團組成的，利他主義方易見諸實現，因爲在此，利他主義是在欲願或母性的機會上流露出來的。『愛的主要優點，在於能把個人宇宙化。』（註二）

但在那麼容易更換對象的性本能上面，如何能建立一種持久的社會細胞呢？愛，令我們在幾

天內容受和一個使我們歡喜的男人或女子共同生活，但這共同生活，不將隨着牠所由產生的願欲同時消滅麼？可是解決方案的新原素便在於此。『婚姻是繫着於一種本能的制度。』人類的游牧生活，在固定的夫婦生活之前，已具有神妙的直覺，迫使人類在爲了願欲（按本文所言願欲大抵皆指性本能）之故而容易發誓的時候發了誓，而且受此誓言的拘束。我們亦知道在文明之初，所謂婚姻並非我們今日的婚姻，那時有母權中心社會，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社會等。但時間的推移，永遠使這些原始的形式，傾向於擔保其持久性的契約，傾向於保護女子之受別的男人欺凌；保幼、養老，終於形成這參差的社會組織，而這組織的第一個細胞即是夫婦。

蕭伯訥的鄧璜說：『社會組織與我何干？我所經意的只是我自身的幸福。蓋於我個人，人生之價值，即在永遠有「傳奇式的未來」之可能性；這是欲願和快樂的不息的更新，故毫無束縛可言。』那麼，自由的變換是否爲幸福必不可少的條件？凡是享有此種生活的人，比他人更幸福更自由麼？『造成迦撒諾伐（Casanova 1725-1798）（以放浪形骸著名）與拜命的，並非本能。而是一種惱怒了的想像，故意去刺激本能。如果鄧璜之輩只依着願欲行事，他們亦不會有多少結合的了。』（註三）

鄧璜並非一個不知廉恥的人，而是失望的感傷主義者。鄧璜自幼受着詩人畫家音樂家的教養，故他心目中的女子亦是藝術家們所感應他的那一種，他在世界上訪尋他們所描寫的女人，輕盈美妙的身體，晶瑩純潔的皮膚，溫柔綺麗，任何舉止都是魅人的，任何言辭都是可愛的，任何思想都是細膩入微的。『換一種說法，則假若鄧璜（或說是太愛女人的男子）對於女子不忠實（按即男子對於女子不貞。）那也並非他不希望忠實，而是因為他在此間找不到一個和他心目中的女子相等的女子之故。拜倫亦在世界上尋訪一個理想的典型：溫柔的女人，有羚羊般的眼睛，又解人又羞怯，天真的，賢淑的，肉感的而又貞潔的；是他說『聰明到能够欽佩我，但不致聰明到希望自己受人欽佩』的女子。當一個女人使他歡喜時，他誠心想她將成爲他的愛人，成爲小說中的女主人、女神。等他認識較深時，他發見她和其他的人類一樣，受着獸性的支配，她的性情亦隨着健康而轉移，她也飲食（他最憎厭看一個女人飲食，）她的羚羊般的眼睛，有時會因了嫉妒而變得十分獷野，於是如鄧璜一般，拜倫逃避了。

但逃避並不會把問題解決，使婚姻變得難於忍受的許多難題（爭執、嫉妒、趣味的歧異，）在